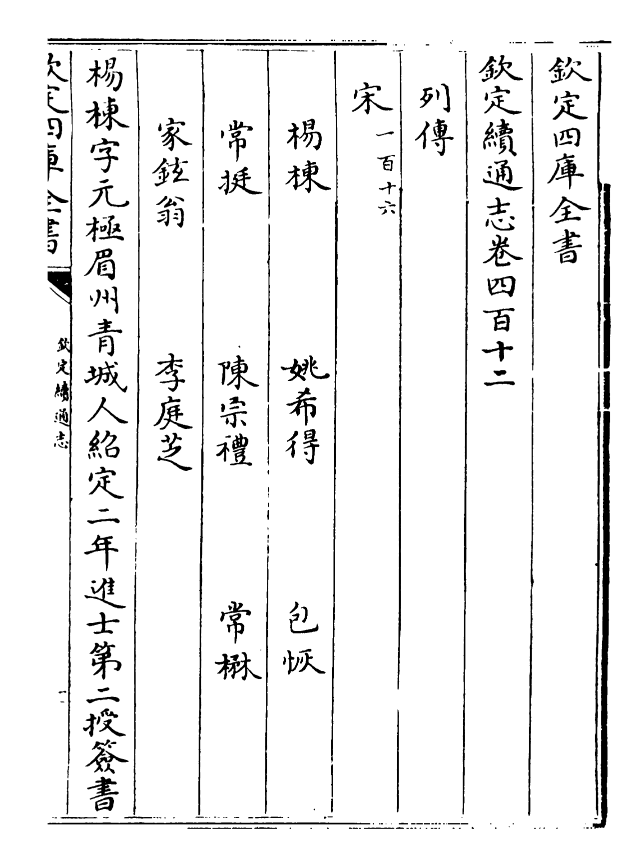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二

列傳

宋 一百十六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

欽定四庫全書

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
南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父憂服除召試授祕書
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
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
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
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
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

急之人理宗恱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㸃刑獄尋加直秘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為右司郎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寃獄至為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宫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為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

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繼遷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

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為詹事兼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
殿學士同遷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賔客進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
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
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宫復依舊
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
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

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特贈少保棣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内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棣亦預焉及彗星見棣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棣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云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

司理叅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疆扶弱聲開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還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建徒步至侯官吏不知為通判也召為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帝斥逐權姦收名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䟽言君子非不収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徑之疑大勢若更

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章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此臣之所甚懼也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然雖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宫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平原君趙王弟也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

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還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為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君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民局帝

皆以為可行進秘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偽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畧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為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

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顔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語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意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發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子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

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名為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名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閔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宫留守祈得按行江上尉勞士卒衆皆歡説溧陽饑發廪勸分全活者衆瓶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奬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台為兵部尚書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

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亂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請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幣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間恢部諸將為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為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韡檄平寇還武學諭宗正

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冦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崇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

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皴之耳又四年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㤭單車就道調許澉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㤭被旨鞫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龍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㤭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

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内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瘞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

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名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祠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盈鹽理銀欠政聲赫然掌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叅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

恕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童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别親戚而後卒遺表聞贈少保謚文肅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為太學録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

疏言邊圉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拓實兵朝廷二事曰
選良吏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
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為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
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郎權工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
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
禮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

贈少保

陳宗禮守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為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

可一日居予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徑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

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宫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言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

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為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都侯謚文定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

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剸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憲兼提點刑獄屬楙檢覆雪無錫程氏究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數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

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郤之未幾政府強楙行遂拂衣
去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益憚鄂城火後瓦礫充
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
率為勢要官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
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户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
奬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
堂風旨無辜者悉知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
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

局立先賢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宴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遷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弊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事之變帝

意不悦句祠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蠲苗九萬税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寛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緡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緡以賑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緡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絶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

為驗者逈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
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與廟堂爭可否辨僞闗
獄救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獄全活者甚
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黄進觀察使録黄帝
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乞不奉命以寶章閣待
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
累召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霅川之變非其
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

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
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
神斷宗社幸甚於是於國史院討論典故以闡明堂禮
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楙以
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
合以疾謁告二年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駮拜疏出
闕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

者 君 渼 者 裴 儼 授 息

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秘閣修撰充
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
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
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
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
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
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

數李徙芝少庭隨為

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
辭無詭對宋三宫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
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
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槖中
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壯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
雅具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
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
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

年以壽終

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上王旻守隨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必亂請從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

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効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巳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敎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䕫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珙辟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之感珙知巳扶

其柩塋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𥲅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鄞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

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壇兵殺壇將屬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壇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壇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户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代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户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

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
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
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鋭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
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
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槩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
槩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壓不驚百度
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効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
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

虎以輕舸適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

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孫劉義范友信廣東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

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鬬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元丞相巴延入臨安留元帥阿珠軍鎮江以遏淮兵阿珠攻揚久不抜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少帝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北遷

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乃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死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珠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

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珠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珠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

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詒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三

列傳

宋一百十七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牛大年　陳仲微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獻

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為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益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

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贑汝二州教授復為河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

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卲言
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行之遷軍器監既而遷
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
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爲閘與斗
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两奉祠紹興二十
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
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卲氣和貌恭
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焉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兹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慮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宫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兹事體大固已詔侍從

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抑亦可否雜進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知也請試别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之始入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迄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懼我百萬之

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陛下遂已屈已從之是以臣不覺涕泗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臣竊料陛下

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從之無以立國不從之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脫或包羞蒙恥受其詔諭而彼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其辱而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敵人矣祖宗在天之靈以為何如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國家兩嘗得勝於淮甸雖未

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安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来嘗試我若從其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擕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輿遂南歸今敵来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

隳敝計進用中正黜遠姦衰振紀綱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憲朝謨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在廷諸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惓惓之忠特垂采納吏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托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為浙東安撫使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

小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他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奬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堂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

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

自可詳究其事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為客鈔客户無多折閲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獘詔從之禁卒朱興結習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

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
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
户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
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
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
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宫中外疑懼
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

三聘謂丞相今泯然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閨庭之內閨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秘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荅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

宗病草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為相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

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早從學於吕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僑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還秘書少監太

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羣臣分别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

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王子竑爵請崇祀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

相意力句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内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僑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

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
太廟災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
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後為
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
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
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
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
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

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廟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右侍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 按宋史此下有程珌傳珌列爵為侯無甚蹟足録嘗同宰相史彌遠入禁中草矯詔史論謂其竊取富貴今從删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為羣辟之戴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士氣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陛下為之振起機栝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為工部郎官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遷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秘

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輙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郡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台首亂者戮之籍閑糶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

其徒久揭其事鍾上以為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
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
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峹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
蔵之踰年其家貧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
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
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
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
無所措手通判黄州職兼餉饋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

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忤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

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尚可為也乃出仲微於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秘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

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按宋史此下有梁成大李知孝二傳成大知孝皆變詐傾險殘害正人為史彌遠鷹犬無一善蹟可録並從删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四

列傳

宋一百十八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

趙與𥲅　李大同　黄𤈦

楊大異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為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祕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

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强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壯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

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外患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冡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司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

人精討軍實內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水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濫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歛之原既不澄於上苞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根而內涸之形見矣遷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

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慎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

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屬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道聞温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饑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

徐範字彛父福州侯官縣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

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冑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冑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紏營砦子弟募隷軍籍者未及湟泃相警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踊躍爭奮差主管戶部

架閣改太學録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紓一時之急獨奈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匄外添差通判潭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

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
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
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為台州司理參軍
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
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
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

彌遠薦士充學職詔不與袁燮求學宫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館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捄太學生甯式近學官句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遊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頤故居録其子孫於學官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為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

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傾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云未三月杜範吴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

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諂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収召論事益切去年督

府之遺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為了翁罪驅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隷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官吴知吉在宫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詔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詔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

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為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弊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為臣竊論以為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

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為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子郡外議皆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已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為郎蜀受兵方急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為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

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覺罷廢而款敵無功者
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
進者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
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
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匃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
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
敢進者四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
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嵩之遣

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宫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巳誰得盜之舍此不為悠悠忨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

失者益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恱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元年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

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内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
禁廷之籍以絶天下之謗世臣貴賤牽聯並進何示人
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
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闇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虫草木
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朽威斷自出公卿大夫莫
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
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壐長獨不早計而
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時

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韶奏云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體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韶同從官抗疏引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益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

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
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昴英他有所論列
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上十疏乞去以端明
殿學士提舉玉隆宫時直學士院應䌛中書舍人趙汝
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疏甚愷切謂中書之手
可束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為不可枚舉皆
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起趣受命再辭仍

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諡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為潭州觀察推官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

守福州邁謁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
學官掌故不足浼吾貫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
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幣始於兵乾淳初行
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
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
患楮窮而弗徵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
十八萬八千有竒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
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捄楮幣

第一義也又言修内司營繕廣内帑宣索多厚施緇黄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宴寘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姦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綱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君不可欺天大臣不可欺君厚權

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肴邁由疎逺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邉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為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魍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剌覆絶攸禧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

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論綸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為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宫立濟王後為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

力辭以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袚戒潭人口此君不可犯奪世家冒占田數百畒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

年始登進士第時李埴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心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

翊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
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
南康三郡大祲謂賑荒在得人俾釐户為五甲乙以等
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為口一百一十四
萬有奇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刼人財逮捕
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輩曰持兵為盜貸之是滋盜也
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
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

陳敢諱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廪給亦大省召為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巳七十匄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為其寄理巳仕則為其排擯爵然不汚有如此五子長肎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肎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邑川陽恪為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為法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
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
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
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
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為第一嘉定十年
登進士第調黄州教授丧父毁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
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
晝夜不怠免丧彌遠當國國謂之曰省元愳數十人狀

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
君始熉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熉始得無嫌乎徑部
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髙之理宗即位詔求言熉上封
事曰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
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
實涖之以明斷之以武而熉直教始著於天下與郡守
髙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太學録踰年始至轉對
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逥邁事會莫留始之鋭乆

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員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帝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損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損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薄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

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工郎陳耆覆議合宦者陳洵益欲改塤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同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内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蠹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匄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

為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佹冐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内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冦卜日發祭坑遵江山縣而東塤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刼盗不事耒耜而兲甲兵今享汝牛酒兾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

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垓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腹心盜横貪害垓至福聞風而至貽書宗勉曰垓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

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塤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録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寛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勑以培根本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娱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

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吕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没於辛丑歲埍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吴子良竒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為淮東摠領似道誣以貪汚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毡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簒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復為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卒特贈少師與簒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為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葵分野乃有熒惑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

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或忽話言政事必求有以格
天心而弭災異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
又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
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於家
黄𠷣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
而𠷣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
進士為瑞昌主簿兼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𠷣

為詩諭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摠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當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閣免逋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當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匃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當求之民間収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糶倉為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

院又翦安濟坊以居病囚葉適謂當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於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

民之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

提刑趙與簋大怒捃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

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

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

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

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户曹改廣西經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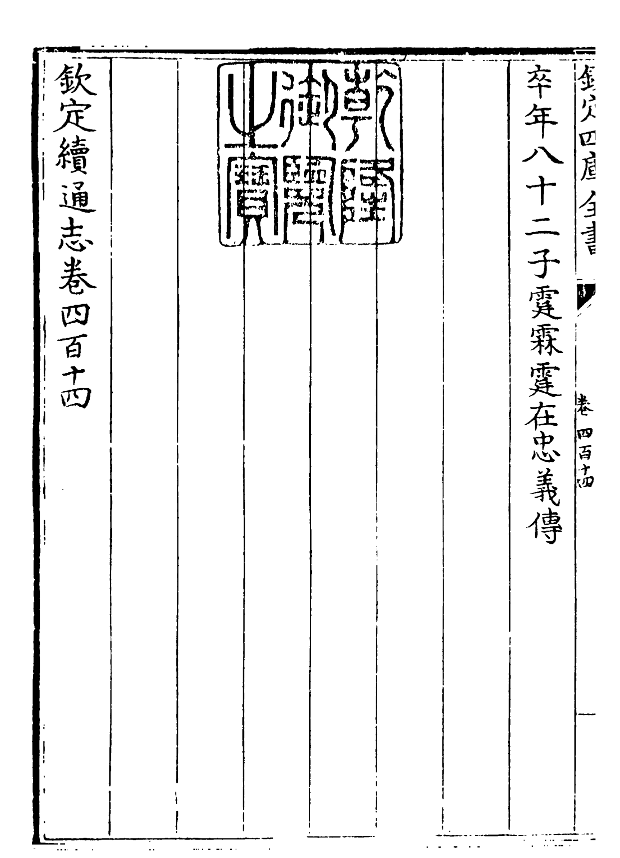
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

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

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
守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
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
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
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覬
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
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
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蠧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

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絶迹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禄者二十四年

卒年八十二子霆霦霆在忠義傳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五 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五

列傳

宋一百十九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黃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數繹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

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吴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乙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

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禮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

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葺預借決壅滯達寃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

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棉幣主管官
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敀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
又幇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為一人壞成法持不
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法凡陋以起事功昭
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
閫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帝皆嘉納改樞
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賛畫二府通而守江會右史方大
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

併効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
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
斂手聽命既至則寛賦斂禁掊克汰贓濫抑强禦恤寡
弱縣縣吏訓戍兵創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
田里歌誦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為米五千斛鹿卿
争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諭之以共命
鹿卿曰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争以免
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

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弊改侍右郎官兼敕命則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為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别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為漕時撥錢以助賑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

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横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于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寛其期限躬自鈎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没其財民李自賢有稻二千石因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

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鏟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寳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為會鄉人居言路廼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

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贑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久召還又辭改直寳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説故耶惟説行將有命矣鹿卿廼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揺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伏義之士願蚤决大計帝嘉納之兼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匄祠帝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帝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少人切于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知得請復舊制從之帝眷遇深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

遂力辨帝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髪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為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歴知興國

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為政務寛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為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為代輸充究心荒政以羨餘為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藴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為上開陳疏奏甚衆稿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為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

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粗安鄰里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數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遷籍田令積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嘗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宫掖始又奏言前後姦諛

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恵羣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

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為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為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

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為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匄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為之流涕丞相董槐名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

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賛讀輪對謂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次論郡國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寛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入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為起居郎

兼侍右侍郎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物徧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俄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敝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于守還之帥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置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邑劇牒愬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食賑之擢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累帝令吳燧宣諭再三

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帝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

修内司之為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嫉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帝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内司供繕修而已比年

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迹捕之允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百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

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名為秘書監兼侍講以瀆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姦謀遏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

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亭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罷荔枝貢召為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虛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舉進士詔為楚州宫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别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為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吕祖謙為法李宗逺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

簡不悦宗勉之請遂葦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名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顧遷糧料院又曰科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顧嵩之獨相權勢寖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奸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

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宇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啟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

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筐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昂英并及琰鄭寀乘間劾琰昂英及族同列再疏以疏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昌乃與蔥腹心琰昂瑛去國寀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逾月坦攻叅政吳潛去陳垓為監察御史時寀與蔥坦垓大有合為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

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宋坦等為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宋乃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宋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道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

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淸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勾去淸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淸之卒起師雍為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于衺正之辨甚明視外物甚輕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歸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為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即謁告歸句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

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名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劔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衆博士會諸生親為講説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悦而去輸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為心言錢塘駐蹕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説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内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

察舉故事為戒語多切宮壼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士論所以凜凜者實

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

延議軍國事為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禄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

遣中使問狀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寃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淑

獄迄無成海内士人傷之帝悼念不已賜謚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于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絶日詣學宫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為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為身計寧罪去爾力爭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

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並鄰証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付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為正數民甚困而子秀乃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盗寇作水昌

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為治橋梁修堰牐補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廬賑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税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

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逾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於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吏顛倒為姦歟子秀日夜討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債切身不遺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為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

鐫罷時嬖倖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為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為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羡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于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刼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于凡子焴爭財自刼其家

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凛然犴獄為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為厲已嗾言者罷之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人䚡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

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偽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既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抱匣賫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

實于匣以往於是事無大小纎悉畢具而風聞者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刼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録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

府教授太學博士名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煩楊棣盧鉞三人忠衺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叙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殛吳潛之死黨奉祠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

名赴經筵還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讀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黙然莫敢應者伯玉荅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黄萬石論罷名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

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常請罷童子科以為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五